夷堅志

夷堅乙志序

夷堅初志成士大夫或傳之今鋟板于閩于蜀于婺于臨安蓋家有其書人以予好奇尚異也每得一說或千里寄聲於是五年間又得卷帙多寡與前編等乃以乙志名之凡甲乙二書合爲六百事天下之怪怪奇奇盡萃於是矣夫齊諧之志怪莊周之談天虛無幻茫不可致詰逮干寶之搜神奇章公之玄怪谷神子之博異河東之記宣室之志稽神之録皆不能無寓言於

其間若予是書遠不過一甲子耳目相接皆表表有据依者謂予不信其往見烏有先生而問之乾道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番陽洪邁景盧叙

八年夏五月以會稽本別刻于贛去五事易二事其它亦頗有改定處淳熙七年七月又刻于建安

夷堅乙志目録

卷第一 十四事

卷第四十一事

卷第五十二事

卷第六　十三事

卷第九　十事

卷第十 十二事

卷第十一 十三事

卷第十四 十三事

卷第十五　十四事

卷第十六　十五事

卷第十七 十五事

卷第十八 十三事

卷第十九十三事

卷第二十　十二事

夷堅乙志目錄

夷堅乙志卷第一 十三事

更生佛

仙井監蘭池鄉民鮮述因病誤服藥病且亟恍忽不知人見三黃衣吏持檄來追別有二白衣者嘯於梁上述命其家焚紙錢祝之曰有子買藥未還願廷須史三人喜載錢以出至暮子歸三人從以入述遂死與二白衣同行蓋亦就逮者一曰蜍充一曰梲中定行久之入太城門關三重宮室甚壯遇故人曹惟吉先死數歲矣問

逑來故逑曰被追至此不知何事也曹賀曰有鄉人在可勿憂曰誰邪曰虞大博今判更生道明日爲更生佛矣宜速往少焉吏引入殿下王者旒冕坐其上先呼中定及充皆釋云相去頗遠不知所云如何也既而問逑平生修何善對曰家貧無力但嘗游宛屋山瞻辟支佛瑞色甚勝及以一木施天翁堂耳吏與紙筆使錄所言持以上王書其後曰放還逑拜於庭回數步聞有呼之者王臨階語曰爲我報家人今設更生

道場且誦更生佛名語畢白光騰上室宇赫然

遂又拜而出至大樓閣下望題榜緑牌金字曰

大慈大悲更生如來纔出門即蘇妻子正哭泣

具櫬將斂矣時紹興十八年六月二十六日也

明日奔詣虞氏述所見適虞公小祥日云虞名

祺字齊年平生不讀佛書嘗為夔潼漕方軍興

時諸道以聚斂為先務惟虞所部獨晏然不擾

最後在潼川當紹興十七年屬微疾至六月二

十七日憑几不語忽睨坐客曰古佛俱來吾亦

歸矣子允文旁立泣下又顧曰身得爲佛有何不可容異其言已含笑而逝及述事傳然後虞成佛之證益顯更生佛名見大涅槃經中新寧丞陳璜作記

臭鬼

開封人張儼說政和末年清明日太學士人某與同舍生出郊縱飲還緣汴堤而上見白衣人在後相去十數步堂堂一丈夫也但臭穢逆鼻初猶意其偶相值已而接踵入學問同舍皆莫見殊怪之逮反室則立左右扣之不答叱之則

隱倏忽復見追隨不少置臭日倍前士人不勝其懼或教之曰恐君福淺或爲崇所刼盍還家養親無以功名爲念脫可免乃如之甫出京其人日以遠遂不見士人家居累年不能無壹鬱二親復督使修業心忘前怪矣遂如京師參吉踰月因送客至舊飲酒處復遇其人厲聲曰此度見汝不捨矣相隨如初而臭益甚士人登時恍忽遂卧病旬日卒

莊君平

李伯紀丞相少弟季言綸云福州有道人無他技獨傳相神仙之術曰有道之士所以異於人者眼碧色也嘗於市中見老叟鬚髮如雪而兩臉紅潤瞳子深碧竊迹其所往正在一客邸中明日徒就之執弟子禮甚謹同室而居凡歲餘邈然無所契一夕寒甚叟起將便旋為捧溺器以進叟訝其煖答曰懼冷氣傷先生寘諸被中爾叟大感異之曰吾不知子之有心如此其可不以實告吾乃漢莊君平也行天下千歲矣未

見有如子者探囊取一書授之曰讀此可得道
天明叟出遂不歸其書乃五言詩百篇皆脩身
度世之說季言頗能誦之今但記其語云事業
與功名不直一杯水又云獨立秋江水三句而
已道人留閩久之亦不見

仙弈

南劒尤溪縣浮流村民林五十六樵于山見二
人對弈倚擔觀之旁有兩鶴啄楊梅墮一顆于
地弈者目林使拾之俛取以食遽失二人所在

林歸即辟穀不食不知其所終

蟹山

湖州醫者沙助教之母嗜食蟹每歲蟹盛時日市數十枚置大甕中與兒孫環視欲食則擇付鼎鑊紹興十七年死其子設醮於天慶觀家人皆往有十歲孫獨見媪立觀門外遍體皆流血媪語孫曰我坐食蟹業纏死即驅入蟹山受報蟹如山積獄吏叉我立其上羣蟹爭以螯爪刺我不得頃刻止苦痛不可具道適冥吏押我至

此受供而里域司又不許入孫具告乃父泣于里域神頊之媼至設位所曰痛豈復可忍爲我印九天生神章焚之分給羣鬼令持以受生庶得免遂隱不見其家即日鏤神章板每夕焚百紙終喪乃罷（徐搏說）

佐命功臣

李希亮政和中爲郎官其鄰士甚貧以教授爲業嘗借馬出城歸而言曰一月前夢金紫人言吾汝六世祖也國初爲佐命功臣墓在京城外

十數里之某村有祀享田歲可得米二百斛去世已久不知子孫凋零如此今田故在但爲掌墓者所擅汝往料理足以餬口矣旣覺未敢遽往昨夕復夢頻見譙責某謝曰自少孤苦不省先壠所在與墓人亦不相識且無契券何以能取祖曰汝言大有理此田嘗有碑具載今爲守者瘞于門外草中第如吾言發視必可得某以再夢之驗故以今日往得大墓園良是而荒穢殊甚呼守者出責以不治之罪答曰久無人拜

掃故至此問田所在謾云無之令取碑爲證曰不知所在矣命鍬鍤斸地果於近門草間尺許得之守者驚懼慙服乃具說田處亦頗有爲豪右吞并者令當訟于開封乞正之希亮大異其事爲賛於府官盡得其田居數月復謂希亮曰夜夢祖告云行得官矣吾同時佐命有來爲相者以汝屬之渠當不忘舊好也未幾鄭達夫拜相首乞甄録創業勳臣之裔於是例得一官王嘉叟說志士人姓名

變古獄

大觀初司勲郎官郭權死而復生言徧至陰府多見近世貴人其間一獄因繫甚衆問之曰此新所立變古獄也陳方石說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德興人宣和六年登進士第調萊州膠水縣主簿會北邊動兵留家於鄉獨處官下中原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往來憐其羈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

人也性慧解有姿色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罄家所有買磨驢七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麪自騎驢入城鬻之至晚負錢以歸率數日一出如是三年獲利愈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妻隔闊滋久消息杳不通居閑戚戚意緒終不聊賴妾數問故董嬖愛已甚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宮也一家皆處鄉里身獨漂泊茫無還期每一深念幾心折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有兄喜爲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估

客長身而虬鬚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
吾兄也出迎拜使董相見叙姻連留飲至夜妾
始言前日事以屬客是時虜下令宋官亡命許
自言匿不自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漏泄又疑
兩人欲圖己大悔懼乃抵曰無之客奮鬚怒且
笑曰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
致君南歸而見疑若此脫中道有變且累我當
取君告身與我以為信不然天明縛君告官矣
董益懼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

泣一聽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呼妾與俱妾曰適有故須少留明年當相尋吾手製納袍以贈君君謹服之惟吾兄馬首所向若反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爲饋宜勿取如不可却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毋失去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覺即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董使登揖而別舟遂南行略無資糧

道路之備茫不知所爲而舟中人奉視甚謹具食食之特不相問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上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別時語力拒之客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留金而出董追及示以袍客駭笑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當挈君麗人來徑去不反顧董至家母妻與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俾縫綻處黃色隱然拆視之滿中皆箔金也旣詣闕自理得添差宜興

尉踰年客果以妾至秦丞相與董有同陷虜之舊爲追敘向來歲月改京秩幹辦諸軍審計纔數月卒秦令其母汪氏哀訴於朝自宣教郎特贈朝奉郎而官其子仲堪者時紹興十年三月云范至能說

食牛夢戒

周階字升卿泰州人寓居湖州四安鎮秦楚材守宣城檄攝南陵尉以病疫告歸夢就逮至官府緋袍人据桉治囚又有緋綠者數十人以客

禮見環坐廳事一吏引周問曰何得酷嗜牛肉叱令鞭背數卒捽曳以去周回顧乞命且曰自今日以往不唯不敢食當與闔門共戒坐客皆起爲謝罪主者意解乃得歸夢覺汗流浹體疾頓愈至今恪守此禁時時爲人言之紹興三十年周監鹽官倉

羊冤

吴道夫説其妻族弟爲淮西一邑主簿邑陋甚無人屠羊簿與令尉議共醵金買諸旁郡字養

之非祭祀及大賓客與公家所當用勿得以私
意殺約已定久之簿妻妹自遠來相見喜甚置
酒款曲倉卒無以具饌輒烹一羊酒罷二婦人
同宿簿獨寢外舍且五更聞羊鳴牀下其聲怒
而哀捫牀驚之不止必選登牀以角觸簿且齧
且罵作人言曰買羊待　爾之謀也與衆爲誓
而首背之我某日當祭社乃死今遽殺我不義
必償我命乃可簿曰是我之罪不敢逃死姑容
入室別妻子且囑後事可乎羊曰當爾殺我肯

少貧邪簿亟入扣寢門呼妻妻方與妹酣寢寂不應簿曰我以寃督死甚急故欲與爾别忍不相應我死矣爾勿得嫁否則當爲厲以報爾妻驚覺啓門則其夫已卧血中死直宿小史云但見簿説爭時事無所覩也妻尚少父母欲嫁之每媒氏至必夢故夫責已竟守志焉

趙子顯夢

趙公稱字子顯舊居泉南紹興二十八年爲贑州守族人以窮來相依舍之它館日餽食之每

約飭使勿爲過嘗晝寢夢故居門庭毛血狼籍
命掃除之隨即如故旁舍人來告巳屠牛若干
矣矍然而寤護戎以邏事入白曰宗室某子自
泉州來以舊識使君屠數牛爲市考其數與夢
合子顯悟神告逮捕窮治抵其僕於罪遣出境
遂嚴其禁趙不脩說

夢讀異書

沈濬字道元錢塘人爲人清修不妄語居湖州
仙潭村郡中親表間嘗以姻事邀致入城宴飲

稠疊連日不得歸意頗厭倦夢謁友人陸維之見堆桉有書數十種主人方束帶沈信手披一編其間章之多寡大抵類眞誥擇一章最簡者讀之其詞云人喜食桃李桃李不可多食食蟹大可笑凡食蟹必殺凡學道必以純陽得道殺陰也如不得已能食車中之鼠溷厠之蜣蜋乃可讀未盡數句維之顧曰文頗怪子宜畢之俱一笑乃覺欲尋其致夢之由而不可得久之始悟半歲前有婺女僧懷政來同寓慧通寺政作

東坡玉糝羹約沈陸共之陸至則羹盡矣因戲政曰恰沿河來見舟中婦人作洗手蟹偶得一詩持贈子云紫鬚霜蟹殼如紙蒲萄作肉琥珀髓主人揎腕斫兩螯點醋揉橙薦新醴癡禪受生無此味一箸菜根飽欲死喚渠試與輸金底換取舌頭別參起坐皆傳戲擊節沈默有感徐曰詩則美矣其如語大工何維之驚謝沈自是不食蟹稍諮夢中大可笑之說又二年因餌菖朮禁食桃李方盡省一章語云沈自有文記此

李三英詩

舊傳鄭獬牓進士周師厚者策名居五甲末纔壓一人曰陳傳師厚戲爲語曰舉首不堪看鄭獬回頭猶喜見陳傳紹興二十七年永嘉王十朋魁多士同郡吳已正爲殿李三英以特奏名得出身列於吳下吳效前語曰舉頭不敢攀王十伸脚猶能踏李三其歇後體殆若天成云

小郗先生

李次仲季與小郗先生游建康市入茶肆見丐

者蹣跚行前滿股瘡癥李謂郗曰此人惡疾如此願先生救之郗曰不難也正恐怪奇驚衆耳李固請乃索紙一幅吐津塗其上綢如膠餳持以與丐者令貼于股移時問之曰覺熱否曰始時甚痛已而極痒今正熱不可忍郗揭紙命李視之新肉已滿瘢痕悉平市人爭來聚觀郗於衆中逸去李急追訪之不及矣。湯與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一

夷堅乙志卷第二十二事

樹中甕

毗陵胡氏家欲廣堂屋以中庭朴樹爲礙伐去之剖其中得陶甕可受三斗米而皮節宛然即日山魈見怪有行者善誦龍樹呪召使治之命童子觀焉見人物皆長數寸爲龍樹所逐入婦人榻上遂憑以語乃結壇考擊逐去蓋擾擾半年乃定

宜興民

宜興民素以滑稽著有山鬼入其室自天窗悳垂一足㣲地黑毛毿毿民戲謂之曰若果神通更下一足鬼不能荅少頃收足去自是不復至蔣丞相說

蔣教授

永嘉人蔣教授紹興二年登科得處州縉雲主簿再調信州教授還鄉待次未至家百里行山中聞嶺上二人哭聲絶悲至則一叟挾雙鬟女子攔道哭蔣悽然問其故叟曰從軍二十年方得自便不幸遇盜掣我告身去將往吏部料理

非五十萬錢不可辨甚愛此女今割愛鬻之行有日矣故哭不忍捨蔣曰以我囊中物與叟必緩此計何如即舉餘裝贈之纔直十萬叟曰感君高義然顧亡益也蔣曰叟果不見疑當以女寄我歸叟姑持此錢往臨安事若不濟還吾家取之吾善視叟女非敢以為姬妾勿憂也叟謝曰諾約明年暮春再相見以女授蔣抆淚而別蔣下車載女自策杖踵其後將至家寘女外館獨入見母妻妻周氏迎謂曰聞有隨車人今安

在蔣以實告妻曰然則美事也共成之何害使人喚女歸蔣母柯氏愛之如己子夜則與同寢處女閤至外舍與蔣戲或相調謔方初見時猶常常女子至是顏色日豔嫣然美好矣一夕醉不自持遂留與亂而叟亦絕不至臨赴官妻不肯往曰自有麗人何用我柯夫人亦曰汝受人託子而一旦若是前程事可知矣吾老當死鄉里不能隨汝也蔣力請不能得竟獨與女之信州居數月薄晚呼女櫛髮女把櫛揮涕不止問

之不荅咄曰憶汝父邪欲去邪女曰身非有所
悲悲主君耳人壽不可料令數且盡願急作書
報君夫人蔣怒罵之曰小兒女子安得爲不祥
語女曰事亟矣過頃刻便不可爲吾言不敢妄
願廷下小史令取筆札女倉卒收櫛秉筆強蔣
使書蔣怒且笑曰所書當云何曰但言得暴疾
以令日死蔣不得已寫十數字復問曰汝邪得
知女忽變色厲聲曰君知縉雲有英華者乎我
是也拊掌而滅蔣隨即仆地死耳鼻口眼皆血

流小史見一狐自室中穿牖升屋而去人皆謂蔣為義不終至此或說蔣初赴縉雲人語以英華事蔣曰必殺之到官數日行圃後隙地得巨井磻石覆之意怪處其下命發視見大白蚓長丈餘麤若柱引錐刺其首蚓即失去及信州之死疑是物云

唐信道蔣子禮說

陳氏女

無錫人陳彥聲居南禪寺側妻邊氏有身夢女子紅衣素裳掬水廷下仰視曰妾崑山縣陳提

舉女也來南禪赴水陸會若功德圓就當生夫人家爲男子如其不然亦可爲女也邊氏視此女甚美謝曰爲兒女非所敢望幸來相過肯啜茶足矣女笑而去既寤以告彥亨使詢之果有陳彥武提舉者自崑山來爲十八歲亡女設水陸明日邊生一子

張夢孫

毗陵張汝楫維濟紹興十三年知明州奉化縣其子婦李氏孕及期維濟夢故人陳郁文卿來

曰相別十六年矣今欲與君爲孫何如維濟喜明日語僧日智曰文卿佳士也吾必得賢孫可賀我已而李氏乃得女遂名之曰夢孫及數歲戯祖旁偶見文卿生時書則捧視曰我所書也文卿無錫人與維濟皆沈元用牓進士爲揚州司理叅軍建炎中虜犯淮甸死官下

人化犬

姑蘇瞿秀才家乳婢王氏平生無一善見人誦佛則笑毀之年四十歲時贅生於尻月以痛楚

用膏藥傅之愈益大至尺餘則成狗尾矣自是不能行　兩手於地匍匐移足乃可動伺犬彘就槽輒隨之食夜與共寢踰半歲乃死又節級徐忠因病亦生一尾謂妻子曰我坐拋飲食之過夢入城隍廟令詣曹供狀自今勿得食人食惟舐糠　一亘和糠來既至蹲踞而食與犬亡少異其家爲作浮屠供悔謝旬日而死時紹興三十年五月也

張十妻

吳江縣民張十妻嗜殺生又事舅姑亡狀年六十矣紹興二十九年得疾兩股皆生惡瘡蛆盈其中齧骨及髓宛轉呻痛聲達鄰里久之每遺糞必自取食并食薦席皆盡期年乃死四事日智說

承天寺

滕愷字南夫婺源人紹興五年登科調信州司戶既赴官夢往它郡游僧舍牓曰承天寺室宇甚壯了無僧居獨老頭陀出應客曰此寺乃本師所建既成以緣事未了捨之游方踰期不還

衆僧亦悉委去惟某僅存老病無力不得供掃洒事也去幾何時曰二十七年何時當來曰今歲歸矣愷時春秋二十七既寤以爲不祥會是年秋試考校南康軍至中塗日薄晚投宿民家不肯容指支徑小曲曰是間佛剎頗潔士大夫來者多就館盍過之行數十步果得野寺視其額則承天也入門寂然廊廡殿宇凝塵如積徘徊良久但一人出相與問答全如夢中所言愷戲登禪牀作長老說法以爲夢證已應無他矣

既而導至上方啓戶拂榻几室中之藏器玩木
戒皆歷歷可識始大惡之不能留強宿於旁舍
明晨去之自爾以來精爽常鬱鬱既入試闈晝
減食夜忘睡與同院交際無復笑語訝而問之
始告之故曰吾恐死安得有樂趣同院更出言
諭解莫能得畢事即還抵樂平驛有道士上謁
曰吾欲見戶曹君小史入白愷拒弗見道士直
入睨愷曰急治行後三日猶可與家人訣緩則
無及矣不揖而出愷愈懼走信告其家遂奄奄

感疾越三日至德輿急招邑令相見曰愷且死不暇與君語路逢狂道士言當命盡今日設如其言以身後事累公令曰安有此君當勞苦成疾吾歸取酒飲君同宿於是勿懼也令甫上車愷果死其兄純夫在鄉里自得樂平書已憂之是日徙倚門閭望一僧頂暖帽策杖且來謂爲庵中人迎與語僧不荅以袂蒙面徑造南夫書室就視無人焉純夫失聲泣而德輿奉愷喪至以卧轎輿歸首戴暖帽則所見僧蓋愷也程泰之說

俞文

文三官人

王菲朝議東州人建炎初避地吳興寓居空相寺其姪文老薄暮行寺外見人衣青道服乘馬而過甚類其所親文三兄者隨而呼之回顧曰昨夕抵此檥舟白蘋亭下適有故須亟出城明當奉謁不然君幸過我遂馳出青塘門文老與之別數年矣詰旦訪得其舟呼其僕曰欲見三官人僕曰死逾月矣文老曰昨乘馬過吾門與我語安得有是具道所見僕驚報家人皆大哭

而出其妻泣曰夫死時羈困方甚不能具冠帶故以便服斂君所見皆是也文老歸念青塘門外有慈感寺徑詣之問夜來何客至此僧曰無重客但施主設水陸耳方悟來赴冥集去 徐淳立說

莫小孺人

紹興十五年許子中叔容自丹陽還烏墩舟至奔牛與前廣州鄭通判柩舩同泊堰下日且暮一紫衣吏自稱林提轄求見曰某鄭氏之隸也主君嬖妾莫氏本烏墩莫知録庶女嫡母不容

方在孕時逐其母女生於外舍既長遂爲人妾
會正室虛位實主家事號小孺人主君死於南
方一子絶幼不能歸賴平江王侍郎暎有契好使
人致其柩欲菆諸境内僧舍中家貲絶豐莫氏
悉有之將從此歸其父聞君居烏墩幸爲達一
書使來相迎許曰諾行數十里明日復會林曰
莫氏頷一見君祈爲先致槖橐許恐有他嫌拒
弗受頃之又至曰書不暇作但致此意於知録
君足矣許至家他日詣知録君告其事驚大

有也居數月許與中表高公儒遇語及之高驚
曰吾幾墮其計中乃話所見初泊舟姑蘇館亦
值林生其詞略同末云莫氏欲歸其父自念平
生不相聞且失身於人必不見禮欲嫁爲人婦
士大夫有所不可而閭閻市井又非厥偶思欲
復入大家爲姬侍其人顏色絕美隨身貲財可
直數千萬使君頗有意乎高入謀諸妻妻慕其
貲許納焉林曰欲先見之否高喜留飲酒出立
舷外以俟少時婦人青衣紅裳步堤上令童子

以小青蓋障面胥支綽約容止閑暇為之心醉林笑曰頗當君意否然此良家子難立券君當稍致幣帛如聘禮乃可即以綵一束授之及暮而來曰約定矣今悉舉橐中物置君舟明日相見於某寺然後成禮語未訖貟十餘篋來皆金珠犀象沉麝之屬及期林導髙入寺至一室戶外望簾閒數女子笑語紅裳者在焉顧見外人皆反走林曰君少止吾當先告語之入半日許悄無復命堂下誦經僧訝髙久立來問故具以

所見言僧曰山寺冷落安得有此髙猶以為妄厲聲咄之老僧自室中出歎曰必此怪也比頻有所覩引入視則藏院後列殯宮十餘所皆出木牌書主名有曰小孺人莫氏寂後曰提轄林承信方震駭走出僕人奔報舟且没繼一僕云舟幸無恙而所寄之物皆非矣遽視之犀象香藥盡白黑紙錢灰所謂金珠器皿蓋髑髏獸骨馬牛糞也二人所遇如此髙僅得脱耳太學生錢之望說未質於詳也

吴圻夢

吴圻元翰政和中以大學録習樂恩得上舍及第爲鎮江府教授代李伯紀已入官舍伯紀館書室未去圻夢一鬼紫袍金帶拜廷下曰後十五年當爲樞密使寤而甚喜由此益自負意執政可指期得旣而仕官殊不進靖康元年至定州鹿令以死伯紀乃以是年知樞密院圻之姪億説

趙士珖

徐擇之丞相居睢陽與南外宗正仲葩善洎帥

尊公名爲何曰已不能言仲葩字爲何沉吟移

具權而其父乃字茂實敦義止悔與鬼語乘其

誤叱之曰爾乃下鬼憑附非具趙撫幹也豈有

爲人子而不知父字者乎命速與出吏拊式歎

曰招我來不見禮而相逐無故人意如此令我

羞見他人既還家敦義意殊未怏復折簡詢其

死後在何地有何人拘録何以能來此世間所

傳禍福報應事果何以吏曰所問事多容我

爲報索紙方欲下筆忽號呼數聲大書曰奉差

我捉去見天齊仁聖帝蹶然仆地凡三日吏乃魅蓋鬼留者幾半月其去也人　戟門神所劾或恐泄陰間事故云敦義自是不再歲亦亡三徐同一紙書而敦濟敦立獨不爲所記録豈非壽禄未艾黠鬼不能窺邪士珖死時才三十七敦立說

夷堅乙志卷第二